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二

張昭

竇儀 弟儼 偁

呂餘慶

劉熙古 子蒙正 蒙叟

石熙載 子中立

李穆 弟肅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自言漢常山王耳之後世居濮州范縣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即

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
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路榛梗乃自
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
服躬耕海濵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
招直署賔職師範降梁直脱難北歸以周易春秋教授
學者自遠而至時號逍遥先生昭始十歲能誦古樂府
詠史詩百餘篇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
步闊視以為馬鄭不已若也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専史

學以為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
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
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能
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處亂世躬耕
負米以養親後唐莊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効軍門昭
因至魏携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
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同光
初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為北京留守昭亦從

至晉陽莊宗及難閩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之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靦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時有害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衆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為牓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為北京留守

推官加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官賜緋天成三年改安義軍節度掌書記時以武王莊宗實録未修詔正國節度盧質西川節度副使何瓚秘書監韓彦輝纉録事迹瓚上言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録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誥詔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送史館拜昭為左補闕史館修撰委之撰録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為紀年録二十卷以撰莊宗實録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都官員外郎時

皇子競尚奢侈昭疏諫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儻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豫為教道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喜無藉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坐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諂諛者多以此而欲託以主治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

一事一歲之内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録奏聞或
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為益良
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即
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
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
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
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
代杜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王

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庶嫡而為禮秩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於斯明宗覽疏而不用四年上武王以來功臣列傳三十卷以本官知制誥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遊自適自先帝膺圖啟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襲舊風失其威重驅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為事有可畏者四焉

洛都舊制宫城與秦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駿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途凍滑萬一有銜橜之變陛下縱自輕柰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草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遊近甸彼即以為復好畋遊所可

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傾輈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陛下以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為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

始出有節後不敢違疏奏明宗嘉納之長興二年丁內
艱賻絹布五十匹米麥五十石昭性至孝明宗聞其居
喪哀毀復賜以錢幣服除改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史
館修撰上言乞復本朝故事置觀察使察民疾苦御史
彈事諫官月給諫紙並從之又奏請勸農耕及置常平
倉等數事明宗方務聽納昭復上疏曰臣聞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者先儒之丕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前經
之至戒究觀列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聖德恭惟太

宗貞觀之初元宗開元之際焦勞庶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忘守約之道或貽執簡之譏陛下以慈儉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隣絀姦邪之黨延正直之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統之基如貞觀開元之始然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為陛下陳之夫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嬖寵

審於姦佞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覽之稱善清泰中改駕部郎中知制誥撰皇后册文遷中書舍人賜金紫二年召判史館兼點閲三館書籍校正添補預修明宗實録成三十卷以獻三年遷禮部侍郎改御史中丞晉天福初從幸汴州昭請創宫闕名額及振舉朝綱條疏百司廨舍二年改户部侍郎寜相桑維翰薦為翰林學士内署故事以先後入為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次承吉崔棁晉祖常幸内署與昭語及幷

魏舊事甚重之錫賚頗厚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至是卒歸西洛賻賜加等五年服闋召為户部侍郎以唐史未成詔與吕琦崔梲等續成之别置史館命昭兼判院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上之改兵部侍郎八年遷吏部判東銓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開運二年秋唐書成二百卷加金紫階進爵邑三年拜尚書右丞判流内銓權知貢舉漢初復為吏部侍郎時追尊六廟定謚號樂章武曲命昭權判太常卿事月餘即真乾

祐二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少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比

羣小昭上言請聽政之暇數召儒臣講論經義周廣順

初拜户部尚書子秉陽為翟陽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

奉表引咎左遷太子賓客歲餘復舊官嘗奏請興制舉

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

治達於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黄衣草澤並許應詔諸州

依貢舉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為准考

其文理俱優解送尚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

之顯德元年遷兵部尚書世宗以昭舊德甚重焉二年
表求致仕優詔不允促其入謁嘗詔撰制旨兵法十卷
又撰周祖實録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後唐閔帝廢帝
漢隱帝五朝實録梁二主年祀寖遠事皆遺失遂不克
修餘三帝實録皆藏史閣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
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諌曰昔唐初劉洎
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
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

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為鑒戒世宗善之詔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及問六壐所出并議三禮圖祭玉文鼎釜等昭援引經據時稱其該博恭帝即位封舒國公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郊祀昭為鹵簿使奏復宫闕廟門郊壇夜警晨嚴之制禮畢進封鄭國公與翰林承旨陶穀同掌選穀嘗誣奏事引昭為證昭免冠抗論太祖不說遂三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

封陳國公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昭博通學術書無不覽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說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昭以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著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讌至尚書郎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遜玉田令祖思恭嬀州司馬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

家幽州掾歷沂鄧安同鄭華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為戸部郎中賜金紫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儀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侍衛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表為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並為從事開運中楊光遠以青州叛時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遠與儒遣人引契丹輕騎於馬家渡渡河時延廣掌衛兵頗衎知州事即遣儀入奏儀謂執政曰昨與衎論事勢有所預慮所以乘驛晝夜不息而

來國家若不以良將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踰東岸與光遠兵合則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導契丹渡河增置壘柵少帝軍河上即遣李守貞等率兵萬人水陸並進守汶陽據要害契丹果大至擊走之漢初召為左補闕禮部員外郎周廣順初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未幾召為翰林學士周祖幸南御莊宴射坐中賜金紫歷駕部郎中給事中並充職劉溫叟知貢舉所取生有覆落者加儀禮部侍郎權知貢舉儀上言請依晉天福五

年制廢明經童子科進士省卷令納五軸以上不得有神道碑誌之類帖經對義有三通為合格却復盡試其落第者分為五等以詞理紕繆之甚者為第五等殿五舉其次為第四殿三舉以次稍可者為第三第二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學究請併周易尚書為一科各對墨義三十道毛詩依舊為一科亦對墨義六十道及第後並減為七選集諸科舉人第一場十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三舉二場內有九否殿一舉解試之官坐

其罪進士請解加試論一首以五百言以上為準奏可

俄以父病上表解官世宗親加慰撫手封金丹俾賜其

父父卒歸葬洛陽詔賜錢三十萬米麥三百斛終喪召

拜端明殿學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

不繼將罪之宰相范質救解得免淮南平判河南府兼

知西京留守事恭帝即位遷兵部侍郎充職俄使南唐

既至將宣詔會雨雪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獲將

國命不敢失舊禮儻以霑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即拜命

於庭建隆元年秋遷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
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
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
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
爲學士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並罷越三日始命趙普
平章事制書既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
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

虛令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署敕儀曰𣪺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即命太宗署敕賜之俄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合為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議是之四年秋知貢舉是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竇氏五龍初周祖平兗
州議將盡誅脅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請於周祖皆得
全活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
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
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
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
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閔然謂左右曰天
何奪我竇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侃漢乾祐初及

第至起居郎僖周廣順初及第至左補闕子諲謁誥俱
登進士第諲至都官員外郎謁至祕書丞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
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為天平軍掌書記
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
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
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
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

鑾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寃聲上達和氣有傷望
加禁止上從之儼仕漢為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
闕與賈緯王伸同脩晉髙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録改主
客員外郎知制誥時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
分居兩制時人榮之俄加金部郎中拜中書舍人顯德
元年加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時
世宗方切於治道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為首一曰
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敘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

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羣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姦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樂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性情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為本若人之飲食武為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亟下方正之詔廓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効故小臣不揆輒陳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多見聽納南征還詔儼考

正雅樂俄權知貢舉未幾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校
鐘磬筦籥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為宮
之法迄今遵用會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章論
議儼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為政之有倫在位官
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止
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
如非歷試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府州五千
戶以上縣令為縣大夫陞為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

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滿日准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回日即為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儁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又以為國家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國而出於

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啬民之顓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録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圃之事集為一卷鏤板頒行使之流布疏奏不報宋初就轉禮部侍郎代儀知貢舉當是時祀事樂章宗廟謚號多儼撰定議者服其該博車駕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儼性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詔藏於史閣其通禮未及編纂而卒有文集七十卷儼於

儀尤為才俊對景覽古皆形諷詠更迭倡和至三百篇
多以道義相敦厲並著集儼顯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
唐季以來高氏據有其地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踰制
以至司賔賤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彯纓與王人亢禮儀
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
君命尤善推步星歷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
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
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第可

謂盛矣然無及相輔者惟偁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其言儼有子早卒以姪説為嗣

偁字日章漢乾祐二年舉進士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判官遷秘書郎出為絳州防禦判官宋初歷武寧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判官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六年拜右補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宗領開封府尹選偁判官時賈琰為推官偁不樂其為人太宗嘗宴諸王偁琰與會琰言矯誕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獨不

愧乎上愕然因罷會出偁為彰義軍節度判官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府名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時議北征偁請休兵牧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歸以偁為樞密直學士賜第一區六年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是秋卒年五十八車駕臨哭贈工部尚書初偁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偁見之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後為

宰相三公太祖嘗謂宰相曰近聞卿士竇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讕語諸弟不能及偁亦中人材爾偁有操尚可嘉也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諱因以字行祖兗橫海軍節度判官父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廕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遷戶曹掾晉少帝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為推官仕漢歷周遷濮州錄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材奏為從事世宗問曰得

非嘗為濮州糾曹者乎即以為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鎮澶淵濮為屬郡故知其為人也太宗歴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為賓佐及即位自宋亳觀察判官召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同時人榮之未幾知開封府太祖征潞及揚並領上都副留守建隆三年遷戸部侍郎丁母憂荆南平出知潭州改襄州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召還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等

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
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用按堵就
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劒南荆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
發運等使開寶六年與宰相更知政事印旋以疾上表
求解機務拜尚書左丞九年卒年五十贈鎮南節度餘
慶重厚簡易自太祖繼領藩鎮餘慶為元僚及受禪趙
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為意未幾處耘黜守淄
州餘慶自江陵還太祖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辨釋

上以為實遂命叅知政事會趙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獨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時稱其長者至道中以弟端為宰相特詔贈侍中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祖寶進嘗為汝陰令熙古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避祖諱不舉進士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和凝掌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凝甚加賞召與進士試擢第遂館於門下清泰中驍將

孫鐸以戰功授金州防禦使表熙古為從事晉天福初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鶻集戟門槐樹高八尺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鶻于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後二歲鐸卒調補下邑令俄為三司戶部出使巡官領永興渭橋華州諸倉制置發運仕漢為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平以為秦州觀察判官太祖領宋州為節度判官即位召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車駕征維揚

追赴行在建隆二年受詔制置晉州榷礬增課八十餘萬緡乾德初遷刑部侍郎知鳳翔府未幾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為質邊鄙以寧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丁母憂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選名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尚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兼通隂陽象緯之術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改

寘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
迹爲歷代紀要十五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
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子蒙正蒙叟
蒙正字頤正善騎射乾德中以蔭補殿直遷供奉官王
師征江南命乘傳軍中事承事盧絳以舟師來援潤州
蒙正白部署丁德裕請分精甲百人出與絳戰矢中左
脅戰愈力及下潤州獲知州劉澄監軍崔亮部送闕下
嶺南陸運香藥入京詔蒙正往規畫蒙正請自廣韶江

泝流至南雄由大庾嶺步運至南安軍凡三鋪鋪給卒三十人復由水路輸送又掌朝服法物庫會重製繡衣鹵簿多其規式太平興國四年轉内藏庫副使進崇義使自創内藏庫即詔蒙正典領凡二十餘年真宗初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磁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調丁男乘城固守有勞未幾以擅乘驛馬責授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二

蒙叟字道民乾德中進士甲科歷岳宿二州推官以所

知論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徙知濟州俄以秦王子德恭判州事就命為通判郡事皆決於蒙叟遷右補闕轉起居舍人戶部鹽鐵判官再遷屯田郎中歷知廬濠滁汝四州遷都官咸平中上疏曰陛下己周諒闇方勤萬務望崇儉德遵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以本官直史館車

駕北巡令知中宮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會詔直史館各獻舊文以蒙叟所著為嘉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蒙叟好學善屬辭著五運甲子編年歷三卷子宗儒太子中書宗弼宗誨並進士及第

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疎俊有量居家嚴謹有禮法宋初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領泰

寧軍節制辟為掌書記及尹京邑表為開封府推官授左拾遺遷左補闕丁外艱將起復以讒出為忠武崇義二軍掌書記太宗即位復以左補闕召同知貢舉時梅山洞蠻屢為寇以熙載知潭州召還擢為兵部員外郎領樞密直學士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詔賜官第一區太平興國四年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從行還遷刑部侍郎五年拜戶部尚書樞密事以病足在告寢疾久之未愈八年上表求解職詔加慰撫授尚書右僕

尉九年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元懿上爲悲嘆累日且謂其事君之心純正無他適當委用而奄忽至此深爲可惜國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惟熙載焉熙載性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即推薦之時論稱其長者初微時爲養負米嘗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熙載曰真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幙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篤方將倚以爲相俄遘疾不起熙載事繼母牛氏以孝聞弟

熙導牛氏前夫子隨母歸石氏以熙載故奏補殿直從弟熙古幼弟熙正皆登進士第熙載撫之如一熙載卒時子中孚中立皆幼熙正患熙導以異姓居己上乃詐傳上旨令已籍熙導家財由是交訟有司歸罪熙導上名問中孚中立令有司再鞫得實熙導歸本姓中孚亦養子勿問熙正坐除名上素知熙載以母故育熙導甚厚雖令還宗而不奪其官復以財産量給之咸平二年八月熙載配饗太宗廟庭熙正後至供備庫副使中孚

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子行簡大中祥符進士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而孤性疎曠好詼諧人不以為忤
初補西頭供奉官後五年改光禄寺丞家財悉推與諸
父無所受擢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
善校讐秘書凡吏中立者人皆傳之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帝幸亳命修所過國經為鹽鐵判官累遷尚書禮部
侍郎判吏部南曹注釋御集為檢閱官改判戶部勾院
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以吏部郎中知

制誥領審官院又同知禮部貢舉判集賢院坐舉官不當落史館修撰罷審官院頃之復糾察刑獄領三班院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入為翰林學士判秘閣知制誥並知貢舉詔中立與張觀兼行外制遷尚書禮部侍郎為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災異數見諫官韓琦言中立在位喜詼笑非大臣體與王隨陳堯佐韓億皆罷以戸部侍郎為資政殿學士領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進大學士遷吏部侍郎提

舉祥源觀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定中立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賔客客至必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子居簡至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西大都督府司馬穆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能

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為廊廟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周顯德初以進士為鄆汝二州從事遷右拾遺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選為洋州通判既至剖決滯訟無留獄焉移陜州通判有司調郡租輸河南穆以本鎮軍食闕不即應命坐免又坐舉官削前資時弟肅為博州從事穆將母就肅居雖貧甚兄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開寶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命尚華靡至穆而獨用

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為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
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
不以死生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
時將有事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乃先召
李煜入朝以穆為使穆至諭旨煜辭以疾且言事大朝
以望全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王自處之
然朝廷甲兵精鋭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
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

其言誠實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三年冬加史館修撰判館事尋賜金紫四年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修太祖實録賜衣帶銀器繒綵七年以與盧多遜款狎又為秦王廷美草朝辭劄記為言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八年春與宋白等同知貢舉及侍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上憫其顏貌癯瘁即日復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五月召為翰林學士六月知開封府剖判精敏猾姦無所貸假由是豪右屏迹權貴無敢干以私上益

知其才十一月擢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月餘丁母憂未幾起復本官穆三上表乞終制詔彊起之穆盡哀毀盡禮九年正月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年五十七穆自責授員外郎復中書舍人入翰林參知政事以至于卒不及周歲上聞其死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兹淪没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穆性至孝母嘗卧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後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紿祖母以穆奉詔

鞫獄臺中及責授為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毋每隔日陽
為入直即訪親友或游僧寺免歸暨于㓨復毋終弗之
知及居喪思慕以至滅性穆善篆隸文工晝常晦其事
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為純至無有矯飾深信釋典善
談名理接引後進多所薦達尤寛厚家人未嘗見其喜
慍所著文章隨即毁之多不留稾子惟簡以父任將作
監丞多才藝性冲澹不樂仕進去官家居三十餘年人
多稱之真宗素聞其有履行景德三年詔授惟簡子郯

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七年冬召惟簡入對特拜太子中允致仕後加太常丞天禧四年卒賜其家錢十萬仍給郯月奉終制郯後為太子中舍

肅字季雍七歲讀書知大義十歲為詩往往有警語舉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濮博二州從事遷保静軍節度推官詔方下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年三十三嘗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頌國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顒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鷄賦

意皆有所規焉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譔述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奬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竇氏弟鼻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修起禮樂太宗尹京偁實元僚沖淡回翔晚著忠讜若其門族宦業之盛世或以為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効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幕府名亞

趙普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為衆所傾乃能為之辨釋熙古居大任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考證

竇儀傳拜端明殿學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不繼將罪之宰相范質救解得免○臣其盾按資治通鑑節要作世宗怒翰林學士竇儀本傳云端明殿學士是蓋端明殿五代時亦可稱翰林耳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考證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三

薛居正 子惟吉　沈倫 子繼宗

盧多遜 父億　宋琪 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祖賔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為遣愁文以自解

寓意倜儻識者以為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晉天福中
華帥劉遂凝辟為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
判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又奏署推
官加大理寺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為開封府尹奏署判
官漢乾祐初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殘忍自恣
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獄將決
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吏與民有私憾因誣之逮吏
鞫之具伏抵法弘肇雖怒甚亦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

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周祖征兗州詔居正從行以勞加都官郎中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使滄州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宋初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為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

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盡復業以本官叅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謂居正等曰年穀方登庶物豐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

物或有闕政當與攻舉以成朕志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上意焉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進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煙焰輿歸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為相任寬簡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參政至為

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克正己為臣者多無遠畧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為之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今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為相盧多遜參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為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

符太祖之言居正好讀書為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為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咸平二年詔以居正配饗太祖廟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岸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踘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西頭供奉太宗即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倫盧多

遜子並為尚書郎惟吉以不習文故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絶所與游者居喪有禮既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上表自陳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丁内艱卒哭起復本官懇求終制不許俄詔知河南府又知鳳翔府淳化五年秦州温

仲舒以伐木為蕃戶攘奪驅其部落徙居渭北頗致騷動詔擇守臣安撫之乃命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未幾遷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惟吉既知非改過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然御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公庭云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中

白文珂鎮陝倫往依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咎居潤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受周禪自宋州觀察推官召為户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十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飢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

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即命發廩貸民建隆三年遷給事中明年春為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疏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户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庳陋處之晏如時

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
啟於上前倫亦嘗為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
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
為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
違其志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舉荆南劍南水陸發運事
雩祀西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內都部署俄召赴行在
令預大禮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

史親征太原復以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録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盧多遜事將發倫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不能覺察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尚書其子都官員外郎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病不能興上表謝未幾倫再奏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上以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

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倫清介醇謹車駕每
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噆
其膚童子秉箑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
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徼時娶
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
為閻治第太康田遂為正室縉紳非之初有司議謚倫
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亡父始從冠歲即事儒業未遑從
賊遽赴賓招叨遇明時陟於相位伏見國朝故相薛居

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
起家不由文學即嘗歷集賢脩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
判太常禮儀院趙昻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
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謚法
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
信接下不驕能遠恥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
不懈爲德旣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
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

之恵由漢以來皆為美謚如唐相溫彦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恵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恵厥美居多又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寛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為父陳情則由臺考功之司

為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
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為比則彼
皆舊迹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為謚允合國章至於集賢
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
望如故從之
繼宗字世卿倫為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作
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都官職方知浚儀縣
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財賦濮州

土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節度配屬縣納藥物皆爲民病繼宗歸歷言於上以除其弊至道末領淮南轉運使繼宗貴家子倦於從吏旣因疾以將作少監致仕東封歲求扈從復授職方郎中禮畢改太僕少卿判吏部南曹遷光禄少卿判三司三勾院繼宗善營産業厚於養生不飲酒不嗜音律而喜接賔客終日宴集無倦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後録其子惟溫惟清惟恭並爲將作監主簿惟溫後至秘書丞惟清娶密王

女宜都縣主至内殿承制

盧多遜懷州河内人曾祖得一祖貞啟皆為邑宰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為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黷貨幕府賄賂公行惟億清介自持㑹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為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縁以圖羨利增為三十七萬

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

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為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為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為京城門明德等為皇城門啟運等為宮城門昇龍等為宫門崇元等為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為二卷附編敕自為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並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為山陵判官出為

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秘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為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

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
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
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
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
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
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已
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
滯同列皆伏焉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恊及在翰

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為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怨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幸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

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為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

親王通達語言咒咀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
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
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
遜處分其所縁坐望準律文裁遣遂下詔曰臣之事君
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
先朝擢參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
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
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

事醜跡盡露具獄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汚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議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寛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罪非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勲樊德明趙懷禄閻懷忠並斬都門外仍

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閽寮初給事廷美左右太宗即位補殿直仍隸秦邸恣横不法王繼勲尤廷美所親信嘗使求訪聲妓繼勲因怙勢以取貨賄徳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禄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為廷美使詣淮海國王錢俶遺白金釦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南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

聞者異之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
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
荆南端拱初録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没先
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州縣官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
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
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税駕之所後多遜果
敗人服其識咸平五年又録雍弟寛爲襄州司士參軍
寛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

二年始改衛尉三年䘮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䘮錢三十萬四年仍録其孫又元為襄州司士
宋琪字俶寳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六年也幽帥趙延壽辟琪為從事會契丹内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晉昌軍皆署琪為記室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自右龍武統軍為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款以

贊鎮廬州表為觀察判官部有冤獄琪辨之免死者三人特加朝散大夫贊仕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為從事乾德四年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為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閬州開寶九年為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遷太常丞出知

太通監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為盧多遜所沮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王仁贍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春正月擢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是秋上將以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國政以其先入乃遷琪為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鎮南陽琪遂與昉同拜平章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上謂曰世之治亂在

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
不亂卿等慎之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磑因謂
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
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脉潛通而然亦猶
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其年冬郊祀禮畢加門下侍
郎昭文館大學士一日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
高自處顔色嚴毅左右無敢質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
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

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溫顔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會詔廣宫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别第在表識内上言願易官邸上覽奏不恱禹錫陰結琪欲因白請廬多遜舊第上益鄙之先是簡州軍事推官王瀞引對上嘉其雋爽面授朝官翼日琪奏瀞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矣可與東宫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上批曰可右贊善大夫琪勉從命上滋不恱初上令琪

娶馬仁瑀寡妻髙繼冲之女厚加賜與以助采廣南轉運王延範髙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强明忠幹禹錫旁奏與琪同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其素好詼諧無大臣體罷守本官禹錫授左驍衛大將軍琪將罷前數日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為先兆云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

詔羣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涞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

接採薪吸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内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北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

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横堰此水灌入髙梁河髙梁岸狹桑水必溢可以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隅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隅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内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懐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

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骸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陁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尅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册為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

臣今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
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
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
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安巴堅時至於近日河朔
户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遍柳城遼海編户數
十萬餘耕墾千里既殄異類悉為王民變其衣冠被以
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
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

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
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
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
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
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安巴
堅始彊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舒嚕氏生三男長曰
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虎林季曰自在太
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為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

大神淀德光之子舒嚕代立號為睡王二年為永康子明記所簒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蓄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為爪牙國母舒嚕氏頭下謂之舒新舒新有衆二萬乃安巴堅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舒嚕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裕悅滿達烏雅等裕悅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

騎皆私甲也别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巳達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琋崔廷勲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錫里髙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髠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郡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鴈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翰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

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

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劒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氈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

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犄戎之備俟其陽春啟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

左右哨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餘并弓劍骨朶其陣身解鐙排之倏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為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為回騎之舍陣哨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

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愼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掎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并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為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救獲驅擴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為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

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為國北門押藩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麨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一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

牙官子弟戮力津𤼵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饟亦未為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此奏願加省覽疏奏頗采用之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刼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為劒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

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歳無虚月藩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户熟户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户居深山僻遠横過寇略者謂之生户其俗多有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鬬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

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
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
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
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
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
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
界熟戶使為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十五里
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陿不

得成列躡此鄉道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

便可盪除深入則餽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鬬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鋭彼無城守衆乏餱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絶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已有彼為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

武路自通達軍入青崗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鐮殺馬刼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枯栢江

去劒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叙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

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贈司空謚惠安起復貽序為右贊善大夫貽厤為大理評事貽廣童子出身貽序上表乞終喪制從之天禧初録貽孫宗諒試秘書郎琪素有文學頗詰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貽序嘗預脩冊府元龜筆札遒勁未幾坐事左遷復州副使為殿中丞卒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間謂二宋雄仕契

丹為應州從事雍熙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為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禄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改太子詹事復為光禄少卿遷將作監所至職務修舉公私倚任馬雄涉獵文史善談論有氣節士流推許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録其子可久為太常寺奉禮郎賦禄終制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為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為程羽賈琰所抑繼為多遜

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為然哉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